

柳迦柔 著

女刑警队长

恨中蕴藏深爱，每一宗犯罪，都是为了更接近你！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女刑警队长

柳迦柔 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刑警队长/柳迦柔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 - 7 - 5653 - 0254 - 1

I. ①女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4459 号

女刑警队长

柳迦柔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7.37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25 千字

印 数: 1 ~ 6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653 - 0254 - 1

定 价: 26.00 元

网 址: www.cppsups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zbs@cppsup.com zbs@cp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2009年的秋天，我经历了一场手术。在走进手术室的那一刻，我在想：麻药会在三个小时后失去效力，等待我的必然是刻骨的疼痛，我必须找到一种最能让自已解脱痛苦的方式，于是，我选择了构思小说《女刑警队长》。这是我一直想写的题材，我的脑海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浮现出女刑警队长华剑的身影。躺在手术台上，虽然打了麻药，但当医生的手术刀切下去的时候，仍有知觉的双腿还是不争气地打起了哆嗦。但我大脑的思维却是那样清晰，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做完了，《女刑警队长》的构思也基本成形。当医生告诉我手术已经顺利完成时，我痴痴地问医生：“这么快就做完了？”医生很惊讶：“难道你希望慢一点结束？”

我想，当时我完全沉浸在了小说的构思中，所以无论在

哪里我都希望时间静止。记得当时为了缓解痛苦，我打开了电脑，不间断地写着，那一个夜晚对我来说特别难熬，但是我挺过来了。当疼痛减轻的时候，小说的大纲已经写完了。我为自己的刚毅和坚强而自豪了好一阵子。

在手术伤口拆线前的七天时间里，医生让我卧床休息。可是，小说的大纲已经列出来，无论如何要写下去。痛苦的开头多么需要一个完美的结局！跟刑警们日夜战斗在一线，为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流血牺牲相比，我身体的病痛微不足道。

于是，我坚持了下来。坚持的结果，就有了这本小说的初稿。因为写作的过程艰辛，难免在情节上设计得不够精巧，语言上尚有欠缺，内容上有些支离破碎，但是我很庆幸，遇到了一个负责的编辑团队和一位恩师。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张强主任、甄编辑和陈建华主管对这本小说进行了精心的策划，在修改的过程中我采纳了他们的建议。在此，真诚地感谢他们！

特别感谢著名作家、编剧于京旭老师对小说的构思和情节的设计，使我拓宽了写作思路，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。

如果说这部小说尚存不完善之处，我将会在下一部小说《老警》中投入更多的精力，写好这部时间跨度60年，融入

中国公安家庭变迁和公安事业发展历程的小说，奉献给全国的人民警察和广大读者们！

公安大学出版社的茶馆里，那一缕普洱的香气弥漫在鼻翼间，挥之不去的那一刻，我渴望着和读者们一起拥抱 2011 年这个迟到的春天。

2010 年 4 月 10 日于芝兰斋

女刑警
队长

要案

办公室里，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正往墙上投着飞镖，他保养得很好，看上去精神饱满、气质出众，颇有学者风范。

一彪形大汉闪了进来，他身着夹克衫。

夹克衫问道：“大哥，什么事？这么急地把我找来？”

“没事我能找你们来吗？”大哥没好气地说。

“那是，那是……”夹克衫点头哈腰地说。

“那个叫洛丰的还在厂子里吗？”他投了一支飞镖。

“在的，他没地方去。”夹克衫肯定地说。

“好。给你两颗炸弹，把他和工厂都给我解决了。”又一支飞镖从大哥手里投了出去，一下扎在靶心上。

“那……都是什么样的炸弹？”夹克衫说话开始结巴了，要他干杀人放火的事没问题，但他还没有胆大到敢玩儿

炸弹。

“一个是拉发式炸弹，一个是定时炸弹。拉发式炸弹可以直接要洛丰的命，定时炸弹可以把那厂房炸飞，不能让他们找到痕迹。”说着，最后一支飞镖从大哥的手里投射出去，飞镖在靶心周围形成了一个环形。

“我还没使用过炸弹呢？”夹克衫有些犹豫地说。

“你害怕了，是吗？”大哥冷冷地问道。

“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只是……洛丰一定得死吗？”夹克衫心存疑虑。洛丰和他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大哥连洛丰都容不下，恐怕自己也会遭遇卸磨杀驴的下场，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。

“那就好，把这两颗炸弹拿着，别弄混了，不明白再问我。去办吧！越利索越好。”大哥指了指桌上的快递纸箱说，他走到飞镖盘前，一把拔下了那些飞镖，飞镖盘掉在了地上，他一脚踩了上去，一阵塑料碎裂的声音响起。看着四分五裂的飞镖盘，夹克衫抱着纸箱躬身退了出去。

夹克衫叫王德利，少时就因打架斗殴入狱，出狱后第三年，因贩毒和故意伤害罪再次入狱，前不久才重获自由。三十几年的岁月中，他在监狱度过了十七年。漫长的监狱生活让他感觉人生苦短。出狱之后，他纠集了一帮“两劳”释放人员重操旧业，在市区开设了好几家地下赌场。对于他说来，现在没有什么是不敢做的，就像坐过牢的人都说的的那样：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赚回来。

监狱出来的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彻底洗心革面当了好人。倒不是一定从心底里就想当好人，而是坐牢坐怕了，常年被监禁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不仅要想尽一切办法打发时间，还要干很繁重的活，一旦熬出来了，重新闻到了自由的空气，就会明白自由真的很好。

这种人通常不会再去犯罪，有的甚至性情大变，如果你在大街上打他一个耳光，他不仅不会还手，很可能还送上另半张脸让你消气。坐牢坐怕了，就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，不想再失去自由。

还有一种人，进去之前犯的案子并不算大，坐了几牢后，认识了犯罪技术更加“高明”的罪犯，学到了更多的作案方法，在监狱的日子让他感觉自己亏了，他要在出狱之后把失去的都捞回来。

这种人出狱之后就作奸犯科，无视生命价值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只要杀掉一个人有足够的经济利益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人。这第二种人是最可怕的，王德利就是第二种。

洛丰曾是王德利的狱友，在监狱的日子里，狱友各自讲述自己犯过的案子，洛丰很清楚自己最好别再犯案，否则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出狱后洛丰很快找到了王德利，他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。由于无一技之长难以在社会立足，王德利给他找了一份包装厂的工作。洛丰很感激王德利的相助，这天王德利说来看他，他特地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条“中华”备着，准备送给王德利。

王德利来到包装工厂，洛丰热情地迎了出来。

“王哥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

“听说你一个人待在厂里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这不，给你捎了点吃的来。”

洛丰笑着接过盒饭，二人寒暄了一阵，王德利说：“我的妞还等着我呢，你赶紧吃吧，一会儿该凉了，回见。”

洛丰见王德利要走，忙把中华烟递了过来：“王哥，小弟以后全靠你关照了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希望你收下。”

王德利知道拒绝不过，只得收下，离开的时候，他心里默默地说：“洛丰，王哥要对不起你了。”

凄厉的警报声狠狠划破了黑暗的天空，十几辆警车排成一字长队，飞驰向秋城郊区。十五分钟前，市公安局接到报案，东郊顺发包装工厂发生了爆炸案，一名值班工人被炸死。市公安局已经对案情展开初步调查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，案发之前，有一个身着夹克衫的中年男子来过该厂，与值班的受害人聊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
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华剑今年才二十八岁，却已经是一个拥有六年刑侦经验、屡破大案要案的老刑警了。借着车顶那盏小照明灯，华剑迅速翻阅着手边少得可怜的资料。看了几眼后，她双眉高高挑起，如暗夜星辰般的双眸闪着冷厉的光芒。

坐在警车后席上的，是无论从形象气质还是身材上都向影视超级帅哥黄小明看齐的张枫。望着华剑变得严肃的神情，感受着一个女人面对工作和挑战时瞬间暴发出的绝对专注和热情，张枫无法不欣赏。他一点点打量着华剑因长期在外奔波而被晒成古铜色的皮肤，打量着她那挽得干净利索的头发，打量着她那貌似纤纤却有力的双手……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才敢悄悄用这种过于专注的眼神，打量这个集冷静、强悍、敏锐、美貌于一身的出色女人。

正当张枫看得发愣的时候，华剑突然问：“通知犬队、特警和治安队了吗？告诉他们案发位置，我打电话跟李局长汇报一下。”

“已经通知了，队长。”张枫答道。

华剑娥眉轻扬，张枫这孩子办事很周到，让她省了不少心。她笑了笑，打通了局长李机智的电话。

听了华剑的汇报，李机智立即部署道：“你先带人去现场，我跟张局长汇报下，随后就去现场，看看案件的性质，如果死伤情况严重，要上报省厅跟部里。”李机智很清楚爆炸案件可能引发一系列恶性灾害，勘查指挥的难度也比较大。

“我已经在路上了。”华剑回应道。

“注意安全。”李机智嘱咐着。每当华剑奔赴现场的时候，李机智都会这样嘱咐她。

“知道了，叔。”华剑答道。

华剑往队里走的时候隐约感到，这次案件非同寻常，需要启动爆炸案件侦破工作预案，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。

华剑把刑警队的工作进行了分工，每个人都有进入现场侦破案件的锻炼机会，但也要定期轮流当好队里的内勤。因为日常值班时，她和张枫一组，所以参与侦破案件的时候，她也跟张枫在一组。

当华剑率领刑警队技术员和侦查员来到位于郊外的顺又发工厂时，她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糊焦味——爆炸过后的烟尘还没有完全散尽。派出所民警已经先到了现场，在工厂的大门外拉起了保护现场的警戒线，线外稀稀拉拉地站着围观的群众，显然他们都是看热闹的，不是这家工厂的员工。

张枫下了车要往车间里冲，被华剑伸手拦住。

“先不要进去，危险！”勘查爆炸案件的现场是最危险的，华剑深知张枫经验尚浅，不敢贸然让他进去。

一般来说，如果是普通爆炸案，只有一轮冲击波，第一次爆炸后就偃旗息鼓了，但遇上连环炸弹或定时炸弹，勘查现场的刑事技术人员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因此在爆炸案件的现场勘查之前，有非常严格搜爆的程序。

华剑清楚爆炸案给人造成的恐慌程度，救人、灭火也许能做得很到位，但最容易忽略的就是现场的取证工作，如果原始现场的记录、拍摄等勘查工作没做到位，将会影响后期的案件侦破工作。

华剑走到发生爆炸的厂房外面的时候，一只警犬出现在

她的身边。

“华队，我来了。”华剑回头一看，警犬训导员王申带着搜爆犬来了。王申从警犬学校毕业了一年了，从他上学的时候起，学校就配给他一只小犬崽，那只犬叫保罗。今天执行任务的是搜爆犬，名字叫路易斯。毕竟爆炸案件发生的频率比较小，使用路易斯的地方不多，这难免让路易斯感到焦虑。这次，王申把路易斯带出来，很兴奋，王申更希望路易斯能出色地完成这次搜爆任务。

“王申，让路易斯先进去搜查，注意安全。”华剑跟王申嘱咐一番后，王申带着路易斯冲进了厂房开始搜寻。

这个工厂的面积约有五千平方米，被炸掉了房顶的厂房面积大约一千平方米，从外面望进去，里面有些空旷。厂房里只有几排机器，可以看出这个工厂从事的生产项目并不复杂，只是简单的包装类工作。

华剑问离她最近的围观群众：“这里有这家工厂的工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村子的。听到爆炸声，我们从村子里跑到这儿看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没人了。”那个村民回答道。

“如果有这样的厂房，还占了村子里的一块农用地，那么这家厂房应该有正规手续。”华剑想等路易斯出来就命令技术人员勘查现场，让侦查员立即开展调查访问。

就在华剑和附近老乡说话的时候，张枫走进了厂房。华

剑发现张枫不见了，心里说，坏了，这小子先进去了。她心里一急，不等王申带着路易斯出来，就冲了进去。

一些机器和零件散落在地上。张枫在厂房的中间地段发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尸体已经残缺不全，胳膊和腿不翼而飞，张枫环视四周，大部分机器都因爆炸残缺不全，只有一台完整的机器待在厂房的最北侧。张枫知道那是包装机。

在张枫试图走向那台机器的时候，搜爆犬也在这个地方停下了，王申知道这里有问题，他负责训练的这只搜爆犬是很机敏的。确认这个位置有问题后，他们听到了钟摆的滴答声。厂房里很安静，这声音越来越清晰。难道是定时炸弹？当这个想法在脑子里出现的时候，张枫不寒而栗。如果还有炸弹，这里的第一现场就会被破坏，给侦破工作造成巨大的障碍。

按照正常工作程序，爆破问题应该由公安局治安支队负责，治安队的人还没到达，计时器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再等治安支队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已经来不及了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华剑走进了厂房。她喊道：“张枫，我不是让你不要进来吗？怎么不听指挥了？”空旷的厂房里传来华剑又细又急的回音。

“师姐，这里可能有定时炸弹。”张枫习惯了叫华剑师姐。

华剑和张枫走上前去。来到了那台机器旁，没错！声音

就是从这台机器下面传来的。

“滴答，滴答……”厂房里越来越安静，声音也越来越清晰了。

华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。她弯腰蹲在地上，正好看见机床下的挡板，她伸手拿开挡板，一个小圆盒子赫然露了出来。张枫也看到了这个盒子，男子汉的责任感立即涌了上来，“师姐，你快离开。我来拆除它。”

“什么时候了还逞能？你知道怎么拆吗？”华剑斥问张枫。

“那也不能让你拆啊！我去找治安队的人来吧！”张枫说。

“不行，来不及了。你快点到厂房外面去。”听着华剑的话，张枫心里一阵感动，华剑是关心他的。

“师姐，就让我来拆吧……”张枫近乎哀求地说。

“张枫，你和王申带着路易斯快点出去。我是队长，这个时候你必须听我指挥。”华剑的脸现出了少有的严肃。

张枫无奈，假装后退。华剑伸手去拿那个小盒子。她脑子里迅速地判断着，姨夫给她讲过的那些爆炸装置里，这个小盒子该属于那一类。

华剑的姨夫是全国著名的爆破专家，所以每个假期她都去姨夫所在的公安局实习，姨夫对华剑的好学精神很欣赏，也带华剑出过几次现场，这使华剑受益匪浅。虽然华剑的母亲因为担心华剑的安全跟姨夫吵了几场架，可华剑对姨夫却